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尒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

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犇　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襲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尚書薛琡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

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尒朱世隆鎮虎牢侍中尒朱世承鎮崿岅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爲衞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眾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尒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

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卽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

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尒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間必

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

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
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
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
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
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
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
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
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
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
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

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
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尒朱出卿於桎
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
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
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富貴可
保顥旣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
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
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
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讐之兵以覆
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

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尒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鎭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衞後宮皆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

習咸見寵待干攝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
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
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
尒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
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閒兵衆大集
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旣南下幷
肆不安乃以尒朱天光爲幷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幷
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
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
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尒朱榮攻之上黨王

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内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勑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尒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

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
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
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
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
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
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
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
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
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幷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尒
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

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
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
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
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
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幷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
謀指來應之邪爲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
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
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
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
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閒以舟檝緣

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柰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黄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櫆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閏月戊辰榮命車騎將軍尒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

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尒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魏主慰勞之庚午魏主入居華林園大赦以尒朱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報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

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　乙亥魏主宴勞尒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張溥曰元顥初至洛陽欲入閶闔門馬驚不進元昭業謂其兆猶劉更始不成帝位楊曇華亦云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乃七月果敗言何符驗也魏當永安時衰亂日甚葛榮南侵尒朱榮

縱暴主子攸寄命强臣朝不保夕元天穆東擊
邢杲空不設備顥藉陳慶之銳師乘虛進拔滎
城梁國滎陽虎牢兵指瓦解子攸出奔河內洛
陽無人惟顥居之摧枯朽者易為力此其時也
天穆北走費穆迎降顥且無敵尒朱榮敗卒再
奮冠受被擒顥死臨潁驟而勝亦驟而亡人盡
勇尒朱悲北海然尒朱何能死北海王顥顥所
以速死者在猜陳慶之而欲背梁也蕭寶夤齊
明帝之子國亡入魏尚南陽公主總大軍後忽
負德殺酈道元改元建號兵敗被擒身死駝牛

署夫以中國令肖失國走胡受蠻夷之恩被株儈之寵始附而終叛之不免流離與亂賊同死況顥本夷虜爻詳貪淫魏之棄臣詳死非所顥痛罔極望風歸梁助以六師送歸京國大梁之仁同於天地豈與魯莊納子糾趙鞅納蒯聵同日語哉顥甫南面即萌貳心慶之請益兵備禦反表止之親其所仇仇其所親遂使梁德不終彼躬同盡人君無行不如匹夫田光俟生之倫猶將笑之此所謂朱均之性生於孩提斟叡之禍沒齒不悟也慶之護顥入北提兵七千破虜

衆三十餘萬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方叔湯湯何以過此顥旣內巽馬佛念說其屠顥據洛立萬世功惜哉不從遺於嵩高至今壯士猶爲撫膺長歎彼或者慕介子絕域之功而猶有鎭惡闗中之慮是以徘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牓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慴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

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鎭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

或問其故歡曰宿衞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雋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尒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夤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修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爲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叉叉敗太后以儼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爲

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

寢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閒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幷肆汾廣恆雲六州討虜大都督尒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犇葛榮又亡歸尒朱榮劉貴先在尒朱榮所屢薦歡於

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廄廄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踶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屛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

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復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忩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

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
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
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
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
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
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
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
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卽
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尒
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

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

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尒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尒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

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徐紇獨曰尒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衞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衞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内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
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卽位與鄭季明開城
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卽遁還費穆棄衆
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廄御馬十匹
東犇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
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
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
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
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
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旣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

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陶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

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
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
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儁爽涉學時人
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
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
募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
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
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
部高車叱烈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衞抱帝入帳餘人
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

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

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旣多不敢入洛城卽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衞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

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衞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

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尒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尒朱榮子叉羅爵梁郡王　五月丁巳朔魏加尒朱榮北道大行臺尒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

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
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
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
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
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
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
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
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恆請皇后出觀并召王
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
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

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愠無恆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嗔嫌即行擊射左右恆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腹心爲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尒朱榮之向洛也逃犇齊州聞河陰

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修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　秋七月乙丑魏加尒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葛榮敗尒朱榮愛泰之才以爲統軍　辛巳以尒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

昌公文暢並進爵爲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尒朱榮雖居外藩遥制朝政
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
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
寃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
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别更擬
人榮大怒卽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
使尚書左僕射尒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爲河南諸
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
天柱旣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

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爲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尒朱皇后性妒忌屢致忿恚帝遣尒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恆怏怏不以萬乘爲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

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

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一海内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寛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囘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戸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實之子

帝之姊壻也徽或欲得權寵惡榮爲己害日毀榮於
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
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
榮請入朝欲視皇后娩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
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
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
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
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
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
名劭以字行巒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

因之武衞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尒朱世隆疑帝欲爲變乃爲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爲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卽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

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入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

間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兒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爲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

告以殺榮狀幷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不必死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尒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爲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

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
暫入即詣陳畱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
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爲
無能爲曰何怱怱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
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
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
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
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
帽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
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

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旣成執
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敕
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
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
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卽起趨御坐帝先横刀膝
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
提及車騎將軍尒朱陽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
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
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
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

閭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尒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卽欲北還子如曰兵

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
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
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
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已亥
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
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
尒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并
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
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
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

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淚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尒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

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爲之愴然遣侍中朱瑞賫鐵劵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可足信吾爲太原王報讐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鬬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尒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

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倐忽而至尒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絶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尒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

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荆州刺史元顯恭爲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素依附尒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尒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幷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爲大將軍進爵爲王世隆爲尚書令賜爵樂平

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爲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彦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尒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岳聞尒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

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
之淵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
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
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旣死枝葉自
應散落及尒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
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
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
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
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
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尒朱仲

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尒朱天光爵爲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爲隴西王尒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衞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尒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鬭然所將不過三

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當終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掎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藺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尒朱矣十二月壬寅朔尒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

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衞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素附尒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衞兵不使鬭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

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實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尒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旣覺意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

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搥之至死尒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爲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尒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尒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尒朱世陽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貨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

之不及因與兆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
怒不納尒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卽還雍州初
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爲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
穆爲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
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衆議更一
二日卽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
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
兵於泰寧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
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
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

前慰勞諸賊見譔莫不遙拜譔先所乘馬安定別給
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譔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
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
尒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爲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
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幷州會尒朱兆
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尒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
長廣王母衞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
盜者於京巷殺之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尒朱
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幷殺陳留王寬是月紇
豆陵步蕃大破尒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

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度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

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

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
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
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
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
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
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
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
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
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

柱之甍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犇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眾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椿復棄汝南王悅犇魏

三年春正月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
衆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爲征北大將軍魏自敬
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尒朱世隆鎭洛陽商旅流通
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疎遠又無人望
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
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黄門侍郎以元乂擅權託瘖病
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
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
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尒朱
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

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尒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啟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

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尒朱世隆儀同三司贈尒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之以榮功可比周

公廟成尋爲火所焚尒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
欲攻世隆世隆使尒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
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
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鎭河內及尒朱兆南向仵龍文
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
入洛陽至是尒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
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尒
朱仲遠鎭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爲西兗州刺史先用
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并四州
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知尒朱氏

將袁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
爲敬宗復讐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
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
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尒朱兆遣監軍孫
白鷂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
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
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
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
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
郡共討尒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

也殷州刺史尒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舉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尒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尒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

必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戸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

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尒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尒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

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
曰雖麤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
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
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
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
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
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
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
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
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

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尒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尒朱仲遠雍州刺史尒朱天光並爲大將軍幷州刺史尒朱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尒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

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幷州刺史高歡辭不
就徵尒朱仲遠徙鎭大梁復加兗州刺史尒朱世隆
之初爲僕射也畏尒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
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
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
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
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
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
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
幷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

違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尒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

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尒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尒朱彥伯爲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尒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尒朱兆

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幷州符
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
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
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
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
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
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
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
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
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

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尒朱氏也會李元忠起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尒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鎭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尒朱氏尒朱世隆匿之不通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尒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尒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

尒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
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
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
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
在洛秋七月尒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
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
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
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
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
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爲光州刺史尒朱仲遠遣

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爲言討尒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卽署行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尒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尒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尒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爲慮獨尒朱世隆憂之尒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尒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

卯魏以仲遠爲太宰庚辰以尒朱天光爲大司馬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
立則衆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渤海太守
元朗爲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
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
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爲侍中司空高敖曹爲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爲尚書左僕
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爲右僕射己酉尒朱仲遠度律
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
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

顯度之弟也尒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衞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

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窟遛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尒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紹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尒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鬬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

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敎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暹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尒朱兆與尒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魏主納

兆女爲后兆乃悅幷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

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魏主恭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願更配也庚申尒朱兆帥輕

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

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　尒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尒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眾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部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

殺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陂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朱氏魏主恭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

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　辛巳安定王朗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爲人欲

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
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
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母儁盛稱恭賢明宜主社
稷歡欣然是之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
徐登大位廣陵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
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魏主恭於崇訓佛寺歡
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
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
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
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

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爲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修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

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爲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孝武帝卽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尒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爲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爲歡所善歡入洛凡尒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

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道大行臺
與徐州刺史杜德追尒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
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
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
破尒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
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
州鎭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
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幷州高王方内撫羣雄外抗勍
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
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

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柰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啟而不就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尒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爲太師趙郡王諶爲太保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長孫稚爲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爲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爲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爲驃騎

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
皇帝曰孝莊皇帝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
陽王寶炬爲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
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尒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
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尒朱兆大掠
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
府而居之　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
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爲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
王悅屬近地尊十二月丁亥殺之　魏主納丞相歡

女爲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
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
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
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
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
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
守隘出入寇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
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
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

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谼嶺衆並降散兆逃於
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
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
慕容紹宗攜尒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
故待之甚厚先是兆左右皆密通敵於歡唯張亮無
之至是以亮爲參軍

張溥曰元魏衰亂釁繇胡太后鄭儼徐紇親倖
用事明帝暴殂遂至唯虺稱帝當璧再移晉獻
驪姬漢高呂雉有其戎毒尒朱榮秀容酋長世
席兵威憤王室不綱抗表問罪長樂王子攸賢

王之子迎而立之太后淫暴臨洮僞立遷而廢之罪人出宮宗祏有主不可謂非變事知宜權行合經也賊臣費穆謬贊屠戮滎心頓昏高陽王雍以下衣冠二千餘人蹂於胡騎長樂二弟亦就駢死從來國家危急人望義師以其靖亂非以益亂尒朱聲哀國仇血流京闕上下怨禍視靈后尤甚名齊桓而行董卓其誰堪之長樂英主權不自繇外厄仲達內迫懷嬴憤結殺榮梁冀死而西鍾不驚司馬誅而南闕無恙人方謂魏敬神武實邁羣后孰意尒朱徒蓄餘孽紛

起世隆直向京師兆從河橋西渡敬宗孤立宗
國之戚所恃惟華山王鷙城陽王徽皆晏安無
備望敵先逃於是身委胡騎宮禁污塵孟賁雖
勇空手不搏嗟哉敬宗縊於佛寺此眞天亡豈
羽罪哉高歡累世北邊負才康濟雖爲榮所拔
擢孟德奸雄其所長也高乾慷慨陳論李元忠
鼓箏長歌忠義悲憤感動天地歡欲舉義斛斯
椿賀拔勝賀拔岳宇文泰等咸英雄自命欲爲
歡所爲孰肯低首亂賊受其驅使即其時天光
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幷州世隆居京邑尒

朱專制權強莫比然勢極者變速身高者慮疎羣雄幷篡離合在人歡慮世隆兄弟與兆仲遠合也縱反間而猜貳迭形勝慮天光與兆各據一方難以盡去也椿立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歡而兵皆會鄴始令兩虎自鬬繼幷十鼠同穴尒朱固強羈絡翦除久繇歡等河橋啟納枝黨盡誅竇泰師臨元凶縊樹雖天殛稔惡人謀未嘗不勝也魏朝舊制後宮生太子者先賜死宣武改令胡后得全掞之以義漢武殺鉤弋不如其大度也神州剖裂反因此起是又事存氣

數非國君得而主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三



